

鮎埼亭集外編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八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三

東四明地脈記

四明二百八十峰各據一面東七十峰連寧波之鄞慈
二縣境西七十峰連紹興之姚虞二縣境南七十峰連
寧紹之奉化嵎二縣境北七十峰亦姚慈二縣之境也
而杖錫爲四明山心居中以運之然所謂二百八十峰
之派或比連或中斷或蔓延或飛度紛綸變化不可究
詰雖昔人作圖經者亦未能了然也予以陰陽之運凝

而爲山融而爲水實一氣也水之所出必本於山山之
所窮卽寄於水故神禹未導水先導山今卽以觀山者
觀水而其址界安所遁乎以東四明之七十峰言之正
派爲鄞支派爲慈而鄞之派又分爲二其在江之西南
者正派也其在江之東南者支派也大江橫貫其閒是
羣山之尾闕也西南之派又分爲二由杖錫至它山者
爲正派旁出抵大雷山者爲支派而水道隨之以分它
山之水導源由上虞之斤嶺經小嶺上莊龔邨爲一支
其自上莊之南出分水嶺至蘆樓坑又爲一支其自分
水嶺之南歷杖錫杜畧鄭巖又爲一支鄭巖之水東流

與蘆樓坑水合至大蛟而龔邨之水至小蛟分流至鯨魚山前而合於是至蜜巖過樟邨又一支自杖錫之南出天井一支出灌頂並至平水上下而合所謂大谿者也又東至於它山其謂之它山者水北皆山而水南無之至它山忽矗一小峰以相對故得於此置堰又東歷洞橋合響巖諸峰之水入桓溪爲前港未抵洞橋自鳳山旁流入仲夏合石臼諸峰之水爲後港二港之水會於沙渚又十里合鏡川戚浦諸流放乎櫟社直抵長春門瀦爲日月雙湖大雷山之水自鳳巖出一自林邨出稍東經望春白鶴諸山下其初有廣德湖以蓄水旣廢

遂合兩道之水直抵望京門八月湖與它山之水會它山之水盛則城外有行春烏金積瀆三碶以洩之江大雷之水盛則城外有保豐碶以洩之江前此它山之未有堰也溪流醺泄入江而江潮深入內地長春門外兩岸五十餘里之田皆不可耕而望京門外之田賴廣德湖以得振然猶恐桓溪前後港之水西向撞擊此仲夏堰所以爲二水之界也它山堰旣立而洞橋以東爲塘河清流湛然未幾廣德湖亦塞爲田大雷之水橫穿而至不待入城而後與它山之水會矣蓋自仲夏斜行一來會於沙渚再來會於鏡川三來會於櫟社仲夏之堰

由此而毀旣入長春門而餘波在城外者尚與西來之水會於崇法寺岡是它山之全勢實合大雷之水以行其不盡收者方沿白鶴諸山而出合鳳舉林邨之流以爲望京門之渠耳或疑它山在四明諸峰中不爲偉不知萬山之水賴此渺然者而奠則尊矣大雷本其別子固宜朝宗之恐後也黃南山僉事以鄞脈出於錫山至桃源次於崇法寺岡入南門歷鎮明嶺直抵候濤山而止攷之宋元人皆無此說且錫山在它山之西大雷山之東其岡隴左縈石拂若爲兩山之介紹而水勢亦兩相呼應非能獨成巖壑者也安得擅一城之脈乎自南山以來皆守其說予竊以爲不然故特東南之派亦分爲二太白爲正派大梅爲支派而詳之水道亦因之以分太白山之水自大函同谷玉几育王

而下爲寶幢河由三谿而下會於東吳爲東吳河由黃
瓦溪而下會於小白爲小白河皆至大函山下合寶幢
河溯江東諸磳間以入江而育王之背則爲鎮海三河
所歷之山莫高於太白者大梅山之水會於橫溪七十
二流注焉蓄爲東錢湖而溪水溯湖之諸堰亦自江東
諸磳間以入江其中萬山錯互而以金峨爲案其背則
奉化之交其旁出者由大嵩薄於海岸而止
丹山圖咏
諸山亦屬東七十峰所有而止
不知太白此鄞城之形勢也蓋城
收大梅所謂壘一漏十者也
外阻江以爲天險而杖錫諸山之龍飛而鳳舞者萃於
城中之雙湖故江東兩道之山祇足以爲外衛然猶恐

城中之氣之闕也則引雙湖之水自三喉出以通之是其建置之精古之鄮城所弗逮也其自大隱而下則屬之慈溪然不過分東四明之十二而車廐諸峰則北面來注之者

小江湖強堰記

它山堰之截江也夾輔之功莫過於陳府君之迴沙閘觀於王寧軒四明志所陳三策沙之爲患其亦鉅哉近者西岸之沙頗不爲患說者以爲明沈令增高堰址之功雖未必盡然而沙之乘流而至者則已少故迴沙閘亦無過而問者岸谷變遷不可以常例詰要之陳府君

之苦心不可沒也至堰南有龍舌則舊志皆未之錄嘗
觀其規制蓋卽水中天成之沚而護以石雄偉堅壯斜
障水勢居民以爲堰之得有程度旱則七分入湖三分
入江澇則七分入江三分入湖者皆賴此蓋有神術焉
近則其石崩壞而堰水不問旱澇入江者多入湖者少
顧疑王元恭修至正志其於小江湖上硤閘隄壩之屬
蓋三致意焉而此獨不載其呼爲龍舌特出於土人之
象形耳則其不見於志甚可疑也及讀魏吉州峴宅山
水利備覽有云堰南得小嶼屹然洪流中有捍防之勢
人目爲強堰乃恍然曰殆卽所謂龍舌者也強堰者謂

其本非堰而似堰也。但吉州之言則強堰出於天然未嘗施以人力。今之加以石者不知昉自何時。夫萬山之流奔迸而至忽有橫厲其衝者雖強不能不圯。故石工必不可以已。況其地當迴沙關之上流則亦式遏之一助也。良法苦心如此而始事之人闕如予甚恨之。大略當出於至正以後。故王志無之。今參攷舊聞仍標其強堰之名以易龍舌且爲之記。由近日水道觀之迴沙關尚可輕而強堰較重。及今雖多崩壞其址尚未盡圯亟修復之猶可爲也更遲之則愈難矣。吾鄉民命盡係於江湖諸陂塘之功有司視其廢而莫之治何古今人

之賢否相去一至此也

高尚澤釣臺記

唐賀秘書之故居在吾鄞城南馬湖故其地曰賀家灣有池曰洗馬以秘書族祖德仁故也去馬湖不數里爲響巖秘書之別墅其澤曰高尚蓋取明皇御賜詩句澤之上有秘書釣臺焉城南之山水皆屬東四明一帶所磅礴無不奇者至響巖益清越蕙江九曲澄碧無際瀕江石壁橫厲如屏風水北作聲水南應之嘹亮如石鐘而寥天淡蕩時見空中色相如佛影巖下有洞槎頭鰈之所聚漁人終歲取之不竭殆文選所云丙穴者也江

東產鰕之富莫過於浦陽顧其風味遠遜是閒數倍巖
上簣簣數萬蔽天拂日長有雲氣護之又有鷓鴣千羣
往來沚中而北巖則有頻伽飛鳴其閒此釣臺之大概
也當日秘書御風仙履朝遊剡曲暮宿石梁浙東洞天
都歸嘯傲是臺特遊息之一區耳而其勝絕如此環臺
左右而居者爲葛氏吾友巽亭之祖宅也山中更無庶
姓巽亭致疑於其家譜言遠祖有官太尉者實偕祕書
居此顧何以不見舊志予攷葛氏原籍潤州之丹陽其
居鄞始於宋慶歷中贈都官郎中旺實自處州之麗水
來則太尉之說非也都官爲鄞江先生高弟以多學稱

隱居不出故世遂以高尚澤稱高尚宅屬之葛氏都官
之子度支暨度支之子主簿皆荆公爲作志世德如此
何事遠稱太尉以蹈沈約魏收之失巽亭曰然吾固疑
之得子言而益信也予嘗遊桐廬江上縱觀嚴公東西
二臺其地勢良寥廓山高水長令人興一絲九鼎之感
然是臺之秀則別自有不可掩者今葛氏收之筆牀茶
竈之間何其幸也因語巽亭令修復其故址臺下別爲
祠三閒祀祕書而配之以都官予將棄人間事來作祠
下史看山看竹日哦詩佛影中飢則啖青鯿以爲糧雖
萬戶侯不易也

紫清觀蓮花塘記

宋尚書豐清敏公之故居在桓溪旣貴後在月湖而其園在城西清敏身後築紫清觀以奉祀元時豐氏他徙其地爲人所侵布政公於明正統中自定海歸鄞失其故居卜之遇豐之革喜其與姓符次日訪得紫清觀於城西遂復先業其事甚奇崑山葉文莊公登之水東日記歷傳學士考功父子中興甚盛考功晚年以放蕩廢家日落其後建昌雖以甲第繼之弗能振於是豐氏遂衰而紫清觀不可問觀本附郭繞觀三里皆曲塘妙蓮彌漫水中甲於四明蓋猶豐氏之物也嗚呼人心畏暑

水面搖風清敏所以折巨奸者以咏蓮之詩著則是蓮也關乎元祐黨人之逸事蓋比之指佞之草而清敏又嘗領鄉郡黃僉事楊教授皆以清敏嘗知明州而宋史無之殆出於豐氏世譜然當是領鄉郡是卽其甘棠也七百年以來光景長新過斯塘者宛然巖巖諤諤之風裁園雖亡其人如在焉古人之足爲蓮重者茂叔之學統清敏之風骨茂叔之行藏非若清敏之時也故茂叔之所寄託其言渾然而清敏則侃然要所謂出淤泥而不染其志同潔其行同芳清敏之後爲吾鄉四姓之渠名德接踵監倉太平二公之忠節吏部父子之講學定城之吏治至有明而爲布政學士二公之

直諫俱不媿於花之君子清敏之澤遠矣今豐氏之子
孫蕭寥衰替蓋亦極盛之後難繼歟荒郊斜日遊人增
感然而清敏之蓮非僅其子孫之所當護惜者也理義
以爲雨露名節以爲風霜瞻仰舊德其必有肅容而至
者矣

董孝子墓柱記

輿地碑目引祥符圖經云德安軍孝感縣北一百三十
里晉孝子董黯家焉故後魏大統十六年改爲董城有
墓碑然今慈溪亦有董孝子墓徐浩所書碑碣尚存當
攷按吾鄉孝子乃漢人事見會稽典錄而產德安者乃

晉人也古今人物同姓名者極多同姓名而同行者惟此兩孝子爲然但漢有兩王商皆戚畹則同姓名而同官有兩京房皆經師則同姓名而同業且又皆同時者今兩孝子相去遠不足奇也獨是古今孝子亦多獨此兩君者一以董名鄉一以董名城一以慈名溪名縣一以孝名縣若有無弗同者此則董氏之佳話也乃爲題其墓柱之石至孝子墓在鄆不在慈徐浩碑在廟不在墓圖經所志有誤者蓋未及詳攷耳又按陳思寶刻叢編云德安之董城乃董永也更識之以備攷

眞隱觀洞太古蹟記

四明舊志由張津以至楊實皆過於寥略一切古蹟闕而不備予嘗思補爲輯晉而萍梗南北未遑也客或問史忠定眞隱觀洞天之勝因疏舊聞以答之史氏先世本居月湖上忠定曾祖冀公爲明州吏奉其母至孝嘗揮金治具挽舟遊湖中而大吏者俗人也聞之恚其不告摧挫之冀公坐是拂鬱以天其夫人葉氏卽守節訓子者也

見忠定葬五世祖招魂詞中

忠定之爲翰林學士也嘗自署

鄮峰眞隱高宗因御書以賜之已而入相丐閒孝宗問曰師相眞隱之區已告成乎對曰未也孝宗曰然則朕當成師相之志卽賜月湖竹洲一曲而詔臨安府以萬

金爲治觀瀕行光宗在東宮大書四明洞天四字贈之
先是忠定嘗登四明山中入雪竇出杖錫求所謂洞天
故址不可得至是因光宗之書累石爲山引泉爲池取
皮陸四明九咏彷彿其亭榭動植之形容而肖之於是
觀中遂有四明憲鹿亭樊榭過雲南北潺湲洞青櫺鞠
侯諸勝觀之左建寶奎閣以貯兩宮御書又建祠以祀
四明山王及謝高士遺塵之像又造划船於湖中以修
競渡故事又割觀之右爲精舍以居沈端憲公而湖上
之以洞天稱遂自此始當是時忠定以甘盤舊學致政
家居冠蓋駢集而觀中林泉極盛忠定愛之甚其鳩工

也有上梁文其迎四明山王栗主及高士像也有奉安文其落成也有銘其爲划船也有致語其詩餘中爲觀作者凡數十首而陸放翁來訪爲賦四明洞天詩忠定和之其和鄭郎中輩賦九題者再皆觀中之九題而非四明山中真境也樓攻媿詩曰相家小有四明山謂洞天也於是忠定仲子忠宣於觀之西築宅衮繡坊冢孫子仁於觀之東築宅碧止而文靖亦構別業於觀音寺址皆邀寧宗御書之賜湖上之勝遂盡歸史氏蓋史氏自嘉定以後不爲清流所與而忠宣子仁則雞羣之鶴克守忠定家法不以宗衮累其生平慈湖絜齋諸公過

從不絕而又重以端憲之精舍故洞天爲之增色終宋之世爲遊人之勝場元時忠定裔孫朝甫欲修是觀清容爲作募疏未幾而究爲道院其後改爲晏公廟又改爲尚書陸公祠先宮詹之購斯地也謂吾力豈足比忠定然南雷九題之修或庶幾焉及平淡齋甫成而逝世洞天遺躅於是不可問矣

重修三江亭記

吾鄉之水凡三條其自剡中而下者奉化江之源也其自杖錫諸峰而下者鄞江之源也其自蜀岡而下者慈溪江之源也胥會於城東以入海故曰三江之口舊有

亭焉宋建炎之兵火無復存者紹興中集英潘公良貴
別建之自爲之記又爲之詩謂其盡得三江之勝坐觀
俯揖雖有美堂且弗如欲使游人平其優劣鄞之薦紳
先生汪思溫蔣璿薛朋龜輩皆從而和之其後石湖來
守亦時陪魏文節公遊焉集英終身不主和議晚歲投
閒秦氏使人致意亦不答思陵侍從中尊宿而橫浦最
心折者也其守吾鄉方當還定安集之際瘡痍未起豈
徒夸遊觀之樂蓋亦稍爲灰燼之餘略振其氣是故斬
鯨遼海擊楫中流鄭若谷之和詩其足以知公之志者
也惜其甫一年而去未竟其用然史稱集英在朝亦不

過八十餘日則在吾鄉一年蓋已久矣以城東之勝地重之以大賢之所營可以聽其風流之歇絕耶是以重修而記之嗟乎有美堂處通都遊人過之者多故其名長存是亭遠在海隅屐齒所希到卒不能與之爭勝吾是以嘆山林寂寞之士終易屈於朝市之徒也

重修衆樂亭記

宋嘉祐中錢集賢公輔來守明建衆樂亭於西湖左右夾以長廊澄波碧瓦有如列繡已而入直集賢繪圖記勝丹陽邵安簡公爲記司馬溫文正公王荊公輩皆爲之詩吾鄉湖上故蹟得見於諸宿老集中者蓋自是亭

始其後屢圯屢復然已遷於故亭之西非復前此中央
夏屋之偉構矣明萬歷中竟爲驛吏所據先宮詹清而
復之近又毀予自京師歸草草改作以存先人之遺湖
上諸公卽令予爲之記宋之隆也莫過於仁英之世其
時朝有賢大臣故四方牧令亦多得人政通民和休風
翔洽集賢之在吾鄉尤一時之望也前此湖已久不治
集賢仿杭之西湖盡淘其淤因以其土築隄湖上環以
花柳卽所稱偃月隄是也是亭在隄之南實遙臨之今
隄雖不存猶幸亭之無恙焉集賢爲安定弟子與范堯
夫孫莘老齊名學有原本故諸公倡和之詩不徒流連

光景以夸一時之盛而多足以發集賢之志溫公之詩
曰使君如獨樂衆庶必深嘆陳汝羲之詩曰漬墨新名
人會否不將民樂廢民勤馮浩之詩曰無俾一夫愁將
和四時盛而吳正憲之詩曰疊紙爲君書所見不知衆
樂誠然哉是尤可以見古良友箴規之誼誠懼集賢之
政稍有未至或不逮所言者夫集賢之政美矣而諸公
之言猶然嗚呼是豈近人之所能及耶集賢之遺愛治
湖一節其小者耳然卽以小者言之蓋亦水利之所必
需故安簡推本於其憂以致其樂夫不能憂其憂亦豈
能樂其樂後世之牧令惟其置可憂者於膜外故不過

自求其樂而已集賢之亭其鞠爲茂草宜也安簡之碑已無存者諸公詩刻亦蝕其半予皆別礱石以勒之而附予記於其次

是亦樓記

袁正獻公世居城南其講堂卽所稱城南書院者也講堂之旁有小樓名以是亦正獻游息登眺之所也深寧居士述正獻之言曰斯區區者直不高大耳是亦樓也不特斯樓推之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莫不皆然卽更推之我生通籍以來之宦情皆作斯樓觀曰直不高顯耳是亦仕也蓋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

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其廣大並其高明我固有之朝夕
摩厲不容少怠若自安於流俗而曰是亦人耳則吾所
不敢也蓋正獻命名之意如此予嘗謂聖賢之學總不
容苟且之說故不特不可以苟生亦不可以苟死不特
不可以苟取亦不可以苟與苟生苟取斯其人本庸下
之材雖欲爲之起懦而不能斯流俗之所爲也苟死苟
與則固有求異於流俗之心而不知此急功近名之見
君子恥之乃獨有不妨於苟者則惟居處日用之間孔
子所以稱衛荆之善居室也正獻之名樓蓋祖其意而
已從來文章家所紱次園榭之勝不過流連光景張皇

其位置之工未有以儒林之法言入之者故予於正獻之樓特詳其語以見斯樓之存卽先詣之學統所寄也正獻之歿五百有餘年矣城南甲第鞠爲田父之廬予於歷劫以後重求書院之址而出之因并求樓址而出之彼承學之過此者返而省心如聞瞿瞿灌灌之在耳焉於以去其求安求飽之念而不求至於聖人不止是則正獻之所望也

嬾堂記

鄞西湖十洲之尾舒中丞信道嬾堂在焉中丞本貫慈水通籍後居鄞今城南行春碕旁諸舒皆其裔孫而城

中則明嘉靖中長史纓是也景堂先生輯甬上前輩詩
不知而闕之嬾堂在錦里橋之南居人呼之曰魯底以
其爲島嶼之盡境也實與樓楚公晝錦堂紫翠亭墨莊
相望至今居民尚呼舒官人巷中丞游天童詩曰昨夜
長鬚城裏回報道湖上秋風來醉園雨過月臺冷籬根
白菊看看開忽見江頭江月白紛紛笑語城東陌一尊
北酒一杯棋未到嬾堂猶是客題十洲松島詩曰歲晚
何人同寂寞水西我有讀書堂皆指此也王庭秀遊西
湖詩曰誰將水仙境聊借詩人仗微吟示清野塵戰得
閒放坐令湖上景勝絕神宇王問訊嬾堂居松竹忻無

下列酒醺茶具而燕集焉蓋有錢集賢之遺風百年以
來湖上遊蹤閨寂而亭亦日以摧舊有王忠烈公印月
二字題額今亦不存嗚呼豈知昔人經營之慘淡也爰
記之

是時陸氏亦築會泉亭於岸
西然其地不如湖中之勝

胡梅礪藏書窖記

南湖袁學士橋清容之故居也其東軒有石窖焉予過
而嘆曰此梅礪藏書之所也宋之亡四方遺老避地來
慶元者多而天台三宿儒預焉其一爲舒閔風岳祥其
一爲先生其一爲劉正仲莊孫皆館袁氏時奉化戴戶
部剡源亦在其與閔風正仲和詩最富而梅礪獨注通

鑑按梅磻之注通鑑凡三十年其自記謂寶祐丙辰旣成進士卽從事於是書爲廣注九十七卷通論十篇咸淳庚午從淮壩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趨之禮致諸家俾以授其子弟爲著讐校通鑑凡例廖薦之賈相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聞道徒步歸里丙子避地浙之新昌師從之以拏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注之訖乙酉冬始克成編丙戌始作釋文辨誤梅磻以甲申至鄞清容謂其日手鈔定注已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當是時深寧王公方作通鑑答問及通鑑地理釋亦居南湖而清容其弟子也顧疑梅磻是

書未嘗與深寧商榷此其故不可曉豈深寧方杜門而
梅礪亦未嘗以質之耶要之梅礪是書成於湖上藏於
湖上足爲荷池竹墅之間增一掌故而以帶水之間兩
宿儒之史學萃焉薪傳未替湖上之後進所當自勵也
先生所著江東十鑒四城賦清容比之賈誼張衡後世
不可得而見而是書則其畢生精力之所注其初釋褐
嘗爲慈谿縣尉爲郡守厲文翁所劾去及喪職後居鄞
久愛甬上之土風擬卜居焉其時正仲亦欲畱甬上皆
不果而先生之孫世佐卒承遺志來卜居則是審也不
當但以寄公之蹤跡目之也

九靈先生山房記

姚水之東慈水之西有蜀山焉其地兼明越之勝山之
左有永樂寺九靈先生寓於此九靈故浦江人柳文肅
之高弟也明兵定浙東九靈避地於吳中依張氏久之
挈家浮海至膠州欲投擴廓軍前不得達乃避地於昌
樂久之浮海至寧定計隱於寧初卜居於定海繼卜居
於東湖尋卜居於花墅湖其後遂止於寺時洪武六年
矣又十年而被徵太祖欲官之九靈不可忤旨下獄明
年暴卒錢尚書受之以爲自裁云或曰九靈初家居明
兵入金華大帥嘗以九靈入見太祖相與論取天下之

畧甚稱旨而其後歸於淮張淮張亡始變姓名曰方雲
林避地於寺天下既定有使者至寧過其寺見九靈而
異之還朝以所變姓名上薦徵之至則太祖猶識其爲
九靈欲大用之會有譖之者乃祇除工部主事九靈意
不樂逃去太祖大索得之下獄以鐵銀鐐穿其項下骨
卒火化其尸年六十七今其文集附錄有祭雲林文此說
見黃存吾以予攷之使九靈曾見太祖於金華初定之
關中錄日又曾奏對稱旨則其時太祖方旁求不應復聽九靈
之還卽令太祖不甚物色而潛溪諸公已侍太祖幕中
不應復聽九靈之還況九靈之惓惓於麥秀黍離殘山

剩水者其必不肯輕出明矣九靈不肯屈身異代則雖大用之亦必不受使其肯出則工部之命亦未必逃斯乃世俗流傳誣善之詞小視九靈而不足以盡當時之情事不必深辨而自明者也九靈以不肯屈身而被繫顧其死不甚明使其出於自裁固爲元畢命卽令以瘐死亦爲元也九靈之大節不必果出於自裁而要可信其爲元也然則山房雖小足以爲寺重足以爲吾鄉重予每過此輒徘徊竟日不忍去非徒以蜀山之勝也嗚呼古來喪亂人才之盛莫如季宋不必有軍師國邑之人卽以下僚韋布皆能礪不仕二姓之節然此則宋人

三百年來尊賢養士之報也元之立國甚淺崇儒之政無聞而其亡也一行傳中人物纍纍相望是豈元之有以致之抑亦宋人之流風善俗歷五世而未斬於以爲天地扶元氣歟九靈愛此寺之勝思永其采薇采蕨之節而不克豈知此寺之不朽正以九靈耶至九靈之別字爲雲林則見於烏春草集然未嘗變姓也

海巢記

殘元遺民以文苑巨子而不屈節者蓋多有之而爲吾鄉之寄公者三人九靈戴先生良玉笥張先生憲暨丁先生鶴年也戴寓於慈水張寓於鄞而丁卜居於定海

其所居在浹口所稱海巢者也鶴年之來此也以其從
兄吉謨雅丁官定海之故由武昌徒步奉母而來海氛
未靖鶴年轉徙島上靡有定止及難稍平始爲浹口之
巢可謂窮矣而宣光綸旅之望至老不衰何其壯也鶴
年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豈有故國故君之托寄況又
出自西域非有中原華閩之系望乃欲以藜牀阜帽支
持一代之星火其亦閒世之豪傑也已桐江一絲扶漢
九鼎然則浹口之巢豈不爲殘元七廟之所維繫哉明
室大定鶴年窮益甚顧介亦益甚雖饘粥之需未嘗妄
受冬衣不能掩脰嗚呼陶泉明雖高然尚不卻檀道濟

王弘之餽論者不敢以此遽爲泉明貶蓋論人者於其
大也而鶴年之戛戛則較泉明又過之矣予來浹口求
得海巢而過之驚濤落日如聞於邑之聲雖荒蕪之餘
猶令人感慨橫生黎洲黃氏論宋元二季人物以爲皆
天地之元氣顧一如陽之過於陰而不得出其聲爲雷
一如陰之過於陽而不得入其聲爲風晞髮白石之吟
陽氣也強壓於元憤盈而無以自洩未百年而高皇帝
發其迅雷丁戴諸公之吟陰氣也臨以明之重陽故不
能爲雷而如蠱之風不久而散此亦黎洲就其身世而
立言耳君臣之義何所逃於天地之間此耿耿不散者

孰爲陽孰爲陰其激怒旁魄俱足爲雷其哀唳淒愴俱足爲風不可以岐而視之至於鶴年之詩頡頏於馬伯庸薩天錫余廷心之間則前輩之表章已多尚其小焉者也

方國珍府第記

方國珍亂浙東所據爲慶台溫而兼有紹興曹江之東境以通明壩爲地限其用刑甚嚴犯其法者以竹籠之投於江明太祖招之國珍約降而不奉朔徘徊持兩端及湯信公以師渡江國珍逃竄入海已而自歸太祖不責前事賞以千步廊百閒而國珍子亞關舊嘗在金陵

爲質子建言當築城於沿海以防倭太祖詔下信公施行於是始築定海等處十一城定海城爲衛而以大嵩穿山鄞甯翁山四城隸之觀海城爲衛而以龍山城隸之昌國城爲衛而以石浦錢倉爵溪三城隸之皆以亞關之言也國珍父子於元末羣雄爲首亂鼠竊一十八年眞人出而熖火息其罪甚巨而吾鄉藩籬之固則亦其父子實啟之不可謂無功其吾鄉府城因元初隳天下城池而壞者雖築於納麟之手而亦至方氏始完不然嘉靖以後王直徐海之亂荼毒更有不可言者矣國珍所居卽元時都元帥府也

宋時爲慶元府治元人始改都府治而移總管之治

於東歸附後爲寧波衛又廓都府之後爲內衙有甬道以通前歸附後爲安遠驛又取其右爲園歸附後爲提舉司又立萬戶府於譙樓西歸附後爲鎮撫司之獄國珍三弟其一爲右丞國璋其一爲參政國瑛其一爲行樞密國珉故別建二府於鑒橋以居國璋歸附後爲湯信公署尋以賜萬指揮鍾後爲屠侍郎第者也建三府於問俗坊以居國瑛當史越王第宸奎閣之右世所稱史府菜園者也歸附後以賜李指揮齡太祖命詹孟舉書武鎮坊以旌之後爲張方伯第者也建四府於五臺寺東南以居國珉歸附後亦入官後爲黃僉事第者也易

代以來寧波衛已改爲巡道治而所謂爲驛爲司爲獄
皆廢祇鑒橋屠侍郎第尚存而張氏猶其傳花廳之名
嗟夫都府在宋時爲絕盛有憲曰四明有洞曰桃源有
臺曰百花有軒曰叢碧吳履齋諸公之所觴咏也豈意
其一變而爲桑海之場乎然而隗囂故宮見於杜工部
之詩而王惲亦嘗咏劉豫之書舍則雖渺然小腆之陳
跡未嘗不可存之爲志乘之助也明初羣雄割裂祇國
珍以令終旣內附有女適沐黔公子在滇中凡鄞人仕
滇如應布政履平輩女敦鄉里之誼還往若親戚然則
方氏之竊據也所謂盜亦有道者耶羣從弗戢竟隕厥

宗悲夫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八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九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四

宋文憲公畫像記

宋文憲公之學受之其鄉黃文獻公柳文肅公淵穎先生吳萊凝默先生聞人夢吉四家之學並出於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遞傳上溯勉齋以爲徽公世嫡予嘗謂婺中之學至白雲而所求於道者疑若稍淺觀其所著漸流於章句訓詁未有深造自得之語視仁山遠遜之婺中學統之一變也義烏諸公師之遂成文章之士則

再變也至公而漸流於佞佛者流則三變也猶幸方文正公爲公高弟一振而有光於先河幾幾乎可以復振徽公之緒惜其以凶終未見其止而并不得其傳雖然吾讀文獻文肅淵穎及公之文愛其醇雅不佻粹然有儒者氣象此則究其所得於經苑之墜言不可誣也詞章雖君子之餘事然而心氣由之以傳雖欲粉飾而卒不可得公以開國巨公首唱有明三百年鐘呂之音故尤有蒼渾肅穆之神旁魄於行墨之間其一代之元化所以鼓吹休明者歟予於故京兆胡丈鹿亭寶墨齋得拜公像蒼渾肅穆亦如之乃益以信詞章之逼肖其人

而經術之足重也嗚呼公初膺高皇帝殊眷倖直內廷
宮袍侍晏至尊爲之強酒至賦醉學士歌可爲遭際之
隆及其晚年失契萬里西行垂老投竄於棧閣之間亦
已悲矣君子所以致嘆於永終之難也公之謚賜於世
宗之代諸家皆曰文憲而是軸獨稱爲文穆當以質之
博物君子

方文正公畫像記

遜志先生以十族殉讓皇孫枝一葉出自二百年而後
誠不意其遺容尚有存於世閒乃知成祖之所以漸滅
先生者無所不至顧世人之所以保護而流傳之者亦

無所不至舊史謂先生預於削奪宗藩之策又嘗有反
閒燕世子之策桴亭陸氏辨之謂先生之詩惓惓欲化
刑名之士歸之伊周則固不以當時所施行爲然矣予
謂先生豈特不預此策抑必嘗爭之而不能得者當時
先生但侍講幄不足以阻齊黃之廟算也革除之日所
以汙先生者方且有叩頭乞哀之說況其餘乎迨南中
賜諡科臣李清引得正而鑿之語遂諡文正閩中賜祠
又命以姚廣孝像跪階下先生雖稍吐氣而明社遽亡
在天之靈非所願也近來多以先生宜祀學宮累請未
得先生之應祀人皆知之將來必有行之者試讀先生

幼儀則聖功之始也宗儀則正家以爲治國之本王道之基也雜誠則君子體事咸在之功也其力排釋氏則高出於潛溪師傳百倍者也深慮論則經世之名言也先生而不應祀法誰其克應之者嗚呼先生之初見潛溪也潛溪贈之以詩比於周之容刀魯之璠璵傾倒至矣然則公之像足登於東序足圖於明堂何幸得瞻仰而貯藏之也是軸神氣如生粹然春溫令人想見容刀璠璵之善於形容遜志集中亦有摹本弗逮也顧疑先生之狀貌亦清臞一輩而其麻衣入哭抗詞不屈何其健也是殆所謂大勇若懦者非耶

薛文清公畫像記

少讀敬軒先生傳謂其膚清如水晶五藏皆見怪其相雖然先生以正學上紹前儒豈必區區夸其賦形之異以四十八表讚孔子此緯候之陋也近得先生畫像淳古真龐盎然有道之容此先生學道以後氣象豈徒後世所稱而已乎明初學統遜志先生起於南曹學正起於北嗣之則吳聘君起於南先生起於北三百年來導山導水必自四君子爲首先生之學非後世所敢議顧崔公後渠之言曰先生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受豈不愈於抗而得禍歟于忠肅之受害也先

生固爭之矣若爭之不得而卽去豈不更偉歟劉公戢山之言曰易儲之役先生時爲大理何以不言或曰時方轉餉貴州猶可云位不在也忠肅擬極刑先生但謂天子新復辟不宜誅戮以傷和氣請減爲斬恐非心之所安也梁溪高忠憲公亦謂此不能爲先生解者足見後人之可畏予謂平情而言王振以三楊之言援先生入大理推挽在密勿先生不知也旣受命三楊始告之先生毅然不往謝尋抗之而得禍先生無尤也易儲之役先生旣不在官及歸成事無可說者良亦不得爲先生咎惟于公之事先生雖心不以爲然而言之不力此

則未免怵於曹石之凶威而於道之分際有未盡百世而後先生復起不能不謝以爲諍友也予觀先生性稟蓋在善人有恒之閒其天資之粹美誠善人矣但善人不踐迹而先生之按規就矩苦身持力尚從有恒入手及其晚年則造於君子有明儒苑爲新建之學者多詆譏先生其排新建之學者又過於崇奉先生皆非中道不揣驕昧自以爲得先生之定論蓋先生之得天者不如遜志而所造則學正之流若後渠戴山之責備此後學所當警心者豈得謂其苛哉抑先生之晚節自有過於前人者嘗聞臨川李閣學之說以爲朱子每值去官

必致箋當路惓惓宮祠似未能忘情於祿廩揆之於義
稍有未合今觀先生之歸石亭欲爲之請勅卽家塾敷
教足以自養先生謂若欲謀養則不必辭官因援許魯
齋之例不受夫設教非宮祠之比而先生不受則高出
於朱子矣此則可以爲百世之師者也予旣記邇志先
生像又記先生像又記羅文毅公像合爲一軸懸之齋
中東帶陳其遺書而仰止之

羅文毅公畫像記

文毅公之自言曰予賦性剛見有剛者好之若飢渴之
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也求之不可得則尚友其人於

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謦欬也歛歔企羨至爲
泣下或曰剛折而柔存此非知剛者也天不剛乎地不
柔乎天未嘗墜而地有陷非剛者存而柔者墮乎山峙
而水流山剛而水柔非剛者存而柔者去乎毛髮附於
頭顱孰剛孰柔頭顱存而毛髮落者又何故乎齒之以
剛而折剛之無本者也故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耳
其折與否天也於剛乎何尤爲是言者鄙夫之不能剛
者也嗚呼文毅之言可以興起百世之頑懦者乎予嘗
博觀古人眞能剛者亦僅而遇之宋大儒如晦翁西山
明儒如敬軒天下無閒言然晦翁卜得遯卦遂不復上

封事夫封事當上則上之耳不應計其休咎也西山晚年再出以和扁譽時相果本心之言耶敬軒當于王之死亦不能力爭無乃皆於剛之分際有歉耶晦翁敬軒猶不失潔身之義西山則不無慙德矣末學小生豈敢妄議前儒然已有先我而言之者非狃也文毅之言可以興起百世之頑懦者乎自講學之風盛學者自負其身心性命之醇而氣節其粗焉者也夫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之言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孔子之言也此不過懦夫借此以掩其趨利避害之情狀其流弊至於無君無父而不可挽非細故也文毅一鳴輒斥雖蒙賜環匆

匆遽去未得展其正色立朝之量君子惜之今相去三百年矣百鍊之金芒寒骨重猶巖巖浮動於目中歎歎企羨不異伏謁於几杖簪欬之前也

唐陳拾遺畫像記

蜀人自古多文章漢之司馬相如王褒揚雄皆蜀人也文章之衰至六朝而已極唐初未有以變之而首思復古者陳拾遺亦蜀人也太白邈詩之流變則推拾遺之高蹈昌黎亦稱其善鳴終唐之世必以復古之功歸之先河之祭拾遺之所就亦偉矣雖然以拾遺之才自足千古何以不自愛惜呈身武后之朝貢諛無所不至丈

夫之文婦人之行可爲浩嘆垂拱四傑與拾遺生同時
其文則所謂時風衆勢之文也拾遺則所謂古學也義
烏一檄爲唐室中興之先聲擬之博浪沙之椎足以震
報韓之膽予嘗謂東漢以後無文章諸葛公出師表足
以當之六朝無文章淵明止酒諸詩及韓顯宗答劉裕
書足以當之而歸去來辭尚非其最唐初無文章義烏
之檄足以當之皆天地之元氣而不以其文之風調論
也拾遺雖有高蹈之文如其穢筆何且拾遺以此自結
於武后不特用之不甚達抑亦終不免於禍悲夫以此
知降志辱身之終無益也予於同里竹湖陳氏得見拾

遺之像清腴軼俗不問而知爲俊人嘆其才之高而一失足成千古恨也酌以一樽而記之

宋王尚書畫像記

往者太原閻文百詩篤嗜深寧先生之著述三屬人入鄞求先生之行狀神道碑墓志欲附之卷尾又求其畫像欲摹之卷首而皆不可得先生孫枝在鄞者零落其在紹之上虞者亦不知其盛與否也予罷官歸同學葛君巽亭爲予言榆莢邨王氏有先生像亟喜往請而觀之亡宋遺民所云咸淳人物面目當時已等之彝鼎泥大儒如先生乎先生之學私淑東萊而兼綜建安江右

永嘉之傳予於同谷三先生書院記言之詳矣生平大節自擬於司空圖韓偓之間良無所媿顧所當發明者有二其一則宋史之書法也先生於德祐之末拜疏出關此與曾淵子輩之潛竄者不同先生既不與軍師之任國事已去而所言不用不去何待必俟元師入城親見百官署名降表之辱乎試觀先生在兩制時晨夕所草詞命猶思挽旣渙之人心讀之令人淚下則先生非肯愀然而去者今與淵子輩同書曰遁矣其一則明儒所議先生入元曾爲山長一節也先生應元人山長之請史傳家傳志乘諸傳皆無之不知其何所出然卽

令會應之則山長非命官無所屈也箕子且應武王之
訪而況山長乎予謂先生之拜疏而歸蓋與馬丞相碧
梧同科卽爲山長亦與家參政之教授同科而先生之
大節如青天白日不可揜也嗚呼先生困學記聞中有
取於姚弋仲王猛之徒與楊盛之不改晉朔并謝靈運
臨難之詩其亦悲矣而謂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
不以秦壞何其壯也冒李德林之以事周者事隋更足
爲興王用人之戒今觀先生之像須眉惆悵端居不樂
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惜不令百詩見之也

馬端肅公畫像記

正德中流寇擾大河南北過焦泌陽閭學家大掠取其衣冠披之樹而斫之曰吾恨不得斬此人以謝天下獨相戒勿犯馬端肅家嗚呼端肅立朝風節能使潢池之徒亦復敬而愛之其真大臣也耶夫泌陽固佞幸然亦尚不至如古奸臣之流毒天下者而遂干盜賊之公憤求殺其人而不得至洩怒於其衣冠此鄭公之笏之反也則端肅之令人遐思於百世者雖丹青之面目未必盡肖能不穆然而再拜耶世之爲大臣者尚其思之

陸康僖公畫像記

前漢人物武皇以前爲一輩武皇以後而一變武皇以

前將相之中周昌王陵張蒼張敖申屠嘉周亞夫竇嬰汲黯之徒或如璞玉渾金或如蒼松古柏望之木訥不知竭天下之知名勇功不足過之此所以養一代之元化也武皇以後朝廷士大夫之氣象日以發洩而漢治亦自此而衰前明人物亦然孝宗以前爲一輩孝宗以後而一變孝宗以前諸巨公多厚重端默不見圭角孝宗以後則發洩殆盡矣人物之厚薄世道之所由汙隆也同里陸康僖公乃孝宗以前名臣之一其爲山東藩使二十年超擢尚書未嘗有赫赫之名而稱於其職當世推爲舊德無有異詞則所謂厚重端默不見圭角

者也予家世與陸氏爲隣時得瞻拜公之遺像故國喬木不僅桑梓之敬恭而已以貌取人亦有出於物色之外者未必皆當然德充之符其可信者十之九卽以康僖之像言之其淵然者則璞玉渾金也其龐然者則蒼松古柏也斯豈晚季人物之所可望歟

楊忠愍公畫像記

宛洛之間有二楊其一爲榭山先生其一爲忠愍皆以氣節著世以爲其學道之功也雖然吾觀忠愍之氣節得於天者多而學道之功尚未密使其學道果密則不作風吹枷鎖滿城香之詩矣其視臣罪當誅者何如此

謝顯道所云矜字未去者也忠愍之生平豈末學所能
議然此亦爲人臣者所當知不可以前哲而曲護之也
忠愍畫像予見之董太守復齋家雙眉插鬢雙眸微有
高下雙顴隆起諒哉其氣節之雄也

石田先生畫像記

予所見有明一代巨公之像多矣誰其蕭然山澤之臞
則石田先生也雖然先生與吾鄉屠太宰最相契太宰
以臺省諸臣下獄不救楊宮詹碧川移書非之先生在
吳下見宮詹書賦詩志諷太宰答韻述其衷曲則先生
非竟忘世者也山澤臞云乎哉雖然先生之貌則臞矣

徐文長畫像記

文長詩古文詞雖未足以望古之作家要其才氣亦雄矣梅林死後懼禍發爲狂疾無乃惹乎乃知負才氣而不衷以道不足以臨變故也然吾觀文長之相豐厚潤澤不應晚年狍猖受困如此不可曉也

豐學士畫像記

甬上學統肇開於慶歷五先生時則豐清敏公受業於正議樓公而桃源之友也再盛於淳熙四先生時則豐制使公宅之於楊袁雖稍晚出而同講學於朱陸之間者也及明嘉靖中張文定公論學頗矯新建增城之偏

時則豐學士公其同心也世知甬上四大姓重圭累衮
豐氏與其一而不知三百年之學統綿綿延延豐氏必
參其聞嗚呼盛矣學士之宗旨以居敬爲要故其別署
曰一齋殆有見於後來儒者之必趨於狂禪而思所以
障之歟至世所傳石經河圖石經魯詩石經大學外國
本尚書皆出自學士子考功所僞撰上溯之清敏諸公
以至學士謬託名焉不知者或遂以爲學士之著述罪
其侮經而反沒其躬行之實諸家論明儒皆不及學士
豈知其深造自得之實也議禮一案司馬公程子之論
亦不盡足以折歐陽氏然學士諸君不欲負孝宗則固

司馬公程子之心也永嘉輩借此以倖進則固非歐陽之比也豐氏之子孫微矣予少時過紫清觀猶及見學士之像今亡矣夫忽見之胡京兆鹿亭齋中特記之

沈文恭公畫像記

康熙己未之開史局也秉筆諸公欲痛抑沈文恭公以爲亡國之禍由於黨部黨部之禍始自文恭時吾里中預史事萬徵君管邨頗平反之以爲由其後而言一變而爲崔魏再變而爲溫薛楊陳三變而爲馬阮清流屏盡載胥及溺而溫則文恭之門下也東林諸子所以尤憾文恭然此乃流極之運未可盡歸之一人蓋黨部之

起長洲太倉已先發難太倉最黠長洲次之文恭不若太倉之巧而深於長洲至其擠歸德逐江夏文恭之謗遂在長洲太倉之上若溯其原豈自文恭始乎管邨之說蓋亦天下之公言非有私於鄉曲然是夕也管邨夢有珥貂擗笏藍袍投刺稱謝者則文恭也覺而異之已而管邨出宰五河得罪放還病廢於家忘其夢矣一日策杖偶過沈氏問其後人曰聞先太師畫像最多願得觀之其後人曰諾因以籠至其中可五六十幅皆文恭待漏承恩諸圖管邨隨手拈得一幅珥貂擗笏藍袍疇昔夢中所見者也管邨爲之愕然因以語之先君其爲

太息嗟乎枋臣當國不畏天下之清議而身後不能不
惓惓於此何見事之晚乎無他生前炙手之熱已成縛
虎之勢前推後挽不復自由蓋且畫斧斤之桔亡也身
後遊魂冰山漸滅千秋史筆足以怵之蓋夜氣之清明
也夫至於旣死而夜氣始悟而已莫可追矣世之有鑒
於此者其急提醒及時之夜氣而無待於旣死之乞靈
焉庶乎其可也適有以文恭小影至者因記其語於後

張督師畫像記

吾鄉傳張督師畫像者頗多其遺集卷首亦有之而神
氣骨相各不同先伯母自黃巖歸予以叩之則曰無一

肖者嘗聞先公於甲辰錢唐獄中曾寫一像當有存者
汝曷訪之予乃貽書訪之萬九沙先輩而九沙曰有之
因摹寄焉先伯母曰是已予遂取姚江黃先生之志楊
徵士遯之記及吳農祥傳讀於旁先伯母曰惟吳傳舛
戾無可信者然吾所記軼事雖耄忘十九尚有足以補
黃楊之闕汝其識之先公生平不執宿見畫江之役閩
中以詔書至張公國維熊公汝霖謂不宜開讀以阻軍
氣朱公大典錢公肅樂恐啟爭端相持未下當時庶僚
疏論此事者李侍郎長祥與先公右張而楊侍御文瓚
右朱先公卽出揭力排楊由是相爲水火及議遣大臣

八閩先公方以翰林兼行人請得輔行以折閩人之詰
難已而楊之兄弟娣姒一門死義先公在海上貽書汝
諸祖以爲媿良友寄三詩弔之今其牘尚有存也舟山
之陷也張名振初聞大兵三道並出自以習熟形勢
謂蛟關天險不可旦夕下乃悉其銳師奉王揚聲趨松
江以牽舟山之勢是時先公亦爲所拉同在行閒不料
蕩吳失守以火攻死一夕昏霧大兵畢渡名振已抵
上海聞變遽還則不及矣謂其輕出則可謂其奉王以
逃則誤也是時名振老母愛弟妻子俱在城中卒以一
門殉使其逃則何不盡室而行乎甲午名振邀先公入

長江誠意伯劉孔昭亦同行或言孔昭先朝巨奸豈可
與共事先公曰孔昭之亂南都擢髮不足罄其罪然當
趙之龍輩迎降恐後獨全軍出海則尚有可錄者今託
同仇之義以來疾之已甚恐其爲馬士英之續也聞者
慙焉乙未名振病卒遺令以部卒來屬先公麾下始盛
鄭氏遣人來通好先公言監國乾侯之辱鄭氏修唐藩
頒詔之隙也然鄭氏不肯負唐吾又豈敢負魯故雖與
鄭氏合從而終爲魯鄭氏亦諒先公之誠也以公誼相
重焉是時鄖陽山寨有所謂十三家軍者滇事之急先
公嘗遣吳職方祖錫往說之令出兵撓楚以救滇而不

克壬寅而後先公貽書汝諸祖以事不可爲欲散其軍
然日復一日以王在也直至甲辰王薨而後決計入山
故采薇之吟自此而始先公有從弟從軍海上入山以
後不知所終聞有冒其名至錢唐者爲諸遺民所詰而
去先伯母之所傳如此是時年八十矣牙齒俱脫懸畫
像於房喃喃然且泣且語每語又於邑聞者皆泣下而
督師之鬚眉亦浮動紙上予時年十八據觚而聽聽已
卽記之然其文草草未就也未幾先伯母返黃巖踰年
而卒雍正己酉始重爲詮次而記之畫像之首歐公記
王彥章畫像多正舊五代史之謬者予文雖劣亦不爲

無補也

義武將軍戴少峰畫像記

既進酒復高歌愁不去來君何覲我牀頭三尺青萍在
寶芒竄彪吼立波君不見義武將軍目掣電紫石角稜
反蝟面奮身躍馬靖煙塵穿齧裂毗垂百戰陣雲深處
胥濤奔匹夫一怒日星變天心獎亂坤軸傾痛哭歸來
年已晏丈夫熱血凍不翔徒爾企腳蝸廬望屋梁整袂
馳思凌八極羊腸折軸川無航北人聞名來相召疊坏
滅趾埋聲光貞心寄在丹青裏初服炫躬何輝煌吁嗟
乎何日扶桑旭光炳朝霞飛麗雲臺影此屈瓠山樵高

公斗樞題戴少峰畫像句也予初讀錢忠介公家傳言忠介倡義時大會城隍廟有戴少峰者布衣也舉手一麾三四千人皆從之相與擁忠介赴巡按署遂以舉事故忠介敘倡義情由疏於諸紳衿外列諸義民而以少峰爲首蓋亦六狂生之亞及讀高氏此詩乃知少峰以百戰官至將軍殆有勇有才者江上失守曾膺

新命而不赴然問之戴氏莫有知之者一日與客語及之則曰其人尚有後嗣在卒伍中可呼而問之予大喜亟令客挽之以來其日有捧遺像一軸過我者閱其題字則屈瓠山樵句也予叩其詳則曰先人是軸江上初

歸時所作高氏之詩亦在是時其後山寨大起先人復出而預之遂以一門殉焉僅一孫逃得脫吾父也又言先人善以孤騎突入大營軍士見之辟易莫能當者然卒以此死又曰先人殉後家門零落混跡軍籍獨有遺像以高都御史題世寶守之然過從無長者誰爲見之不意今日得蒙表章是高氏之詩祇得少峰中年事跡而其後卒爲沙場之鬼則今日所聞也嗚呼義烏黃文獻公去厓山時未遠攷索遺聞蘇劉義之子已在卒伍況於其三世之後乎少峰之像蒼顏微鬚鵠立雙眉蹙不展旁挂一印侍者挾劍睨之衣硃尚爛然嗚呼此固

文山幕府列傳中人也少峰爲兄弟四進士之後名爾
惠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九終